

释戒嗔◎著

用朴素的禅机开解生活的迷失
不尽禅意 绵绵佛心

戒嗔的白粥馆



JIECHEN DE BAIZHOU GUAN

小和尚讲故事

披一件不起眼的僧衣 品一钵淡淡的白粥
这世间最纯净最质朴的真谛

河南文艺出版社

戒嗔的白粥[官]

JIECHEN DE BAIZHOU GUAN

小和尚讲故事

释戒嗔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戒嗔的白粥馆:小和尚讲故事 / 释戒嗔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623-882-0

I.戒… II.释…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0177号

出版统筹	单占生 丹 飞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陈 静
特约编辑	韩欣桐
美术编辑	王井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鑫苑名家11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 1000mm
印 张	1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82-0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 开 篇 / 1
- 第 1 个 藕与田螺 / 2
- 第 2 个 我的十一岁和十二岁 / 4
- 第 3 个 尘世中的净土 / 8
- 第 4 个 商标下的疤痕 / 10
- 第 5 个 奇花与仙人掌 / 12
- 第 6 个 屋外的戒嗔 / 14
- 第 7 个 彩色玻璃 / 16
- 第 8 个 茅山和尚 / 18
- 第 9 个 长处与短处 / 20
- 第 10 个 戒嗔的头发 / 22
- 第 11 个 空中悬绳 / 24
- 第 12 个 眼中的尊贵 / 26
- 第 13 个 每个人的缘法 / 28
- 第 14 个 一克重的砝码 / 30
- 第 15 个 用心制作的佛像 / 32
- 第 16 个 老鼠家园 / 34
- 第 17 个 故事中的假货 / 36
- 第 18 个 戒言和老虎 / 38
- 第 19 个 蓝天下行走 / 40
- 第 20 个 是故事改变了你,还是你改变了
自己 / 42
- 第 21 个 许愿的佛堂 / 44
- 第 22 个 心如明镜 / 46
- 第 23 个 不必回望 / 48
- 第 24 个 戒言与沙大夫 / 50
- 第 25 个 希望中的郑施主 / 52
- 第 26 个 蚊子的故事 / 54
- 第 27 个 戒忧师兄所中的彩票 / 56
- 第 28 个 火柴的故事 / 58
- 第 29 个 坏人的故事 / 60
- 第 30 个 一点坚持 / 62
- 第 31 个 铁丝前的鹅 / 64
- 第 32 个 程老施主的竹雕 / 66
- 第 33 个 智惠师父家的高考生 / 68
- 第 34 个 庭院里的阳光 / 70
- 第 35 个 目光的所在 / 72
- 第 36 个 戒嗔的洗发水 / 74
- 第 37 个 茅山的雪 / 76
- 第 38 个 会打井的施主 / 78

- 第39个 小木人 / 80
- 第40个 厌恶洗碗的李施主 / 82
- 第41个 另一扇门 / 84
- 第42个 元宵灯谜 / 86
- 第43个 破裤子 / 88
- 第44个 曲施主的放下 / 90
- 第45个 解开心结的人 / 93
- 第46个 世间无人知道的两个字 / 95
- 第47个 木盒中的佛像 / 97
- 第48个 清香手擀面 / 100
- 第49个 智缘师父的佛缘 / 102
- 第50个 许愿的香炉 / 105
- 第51个 王施主的手机 / 107
- 第52个 随缘的心 / 109
- 第53个 施主的文章 / 111
- 第54个 不会关电灯的人 / 113
- 第55个 我的一次跑龙套经历 / 117
- 第56个 西瓜与尿床 / 119
- 第57个 远处的花盆 / 121
- 第58个 放生的鸟 / 123
- 第59个 损毁的架子 / 125
- 第60个 一次在线讲经的经历 / 127
- 第61个 贵贱之分 / 130
- 第62个 坏掉的西瓜 / 132
- 第63个 智缘师父的木窗 / 134
- 第64个 胖大婶的苦恼 / 136
- 第65个 王施主的画 / 138
- 第66个 戒尘和戒痴的演出 / 140
- 第67个 粉色山果 / 142
- 第68个 桌子上的掌印 / 144
- 第69个 头发的尺度 / 146
- 第70个 堵住后门的石头 / 148
- 第71个 玉观音 / 150
- 第72个 戒言的饭碗 / 152
- 第73个 招福茶馆的老先生 / 154
- 第74个 我所知道的红桃二 / 157
- 第75个 齐施主的日记本 / 159
- 第76个 吵架的女施主 / 161
- 第77个 郑施主的主见 / 163
- 第78个 仙兔 / 165
- 第79个 木鱼槌 / 167
- 第80个 难看的陶罐 / 169
- 第81个 沙漏 / 171
- 第82个 抓周习俗 / 173
- 第83个 一杯水的人生 / 175
- 第84个 爱听故事的小痞子 / 177
- 第85个 让人注意到的黑糯米 / 179
- 第86个 半桶水 / 181
- 第87个 齐施主的夜半故事 / 183
- 第88个 清香野茶 / 185
- 第89个 冰花 / 187
- 第90个 愿望的种子 / 189
- 第91个 破碎的镜子 / 191
- 第92个 爱与史努比 / 193

- 第93个 无形的鸟儿 / 195
- 第94个 扭捏的女施主 / 197
- 第95个 角落里的弹簧 / 199
- 第96个 岷山的石头 / 201
- 第97个 飞得更高的风筝 / 203
- 第98个 生不逢时的人 / 205
- 第99个 邓施主和贺施主 / 207
- 第100个 用身体布施的施主 / 209
- 第101个 周施主与冯施主的优点
和缺点 / 211
- 第102个 石头上的画 / 213
- 第103个 尾翼之光 / 215
- 第104个 水很少的杯子 / 217
- 第105个 画的结果 / 219
- 第106个 花瓣和绿草地 / 221
- 第107个 以退为进 / 223
- 第108个 观雨亭 / 225
- 第109个 说真话的方法 / 227
- 第110个 发烧的戒嗔 / 229
- 第111个 倒下的树 / 231
- 第112个 怪树旁的景点 / 233
- 第113个 泥土中的月季花 / 235
- 第114个 网络升级 / 237
- 第115个 月季有刺 / 239
- 第116个 快乐也许只需要一杯白开水 / 241
- 第117个 水滴窥世人，寸土悟人生 / 243
- 第118个 闪光的小山石 / 245
- 第119个 张小施主 / 247
- 第120个 举手是爱 / 249
- 第121个 标准 / 251
- 第122个 因与果 / 253
- 第123个 没有终点的路 / 255
- 第124个 手机短信 / 258
- 第125个 最后一炷香 / 260
- 第126个 遗忘的香炉 / 263
- 第127个 魔术表演 / 265
- 第128个 抽奖箱 / 267
- 第129个 解签的戒嗔 / 269
- 第130个 另一只戒言 / 271
- 第131个 小生 / 273

开 篇

曾经有位来过寺里的女施主和戒嗔开玩笑，她说，戒嗔小师父为什么总是穿着一种样式的僧衣，有没有想过做些新款式。

戒嗔笑而不语。

富丽堂皇的唐服，典雅庄重的宋衣，早已经是祭奠历史的凭证；山下一季一变的流行，昨日的华彩，今天已然压在衣柜的最下层了；那不起眼的僧衣，千百年间却从未变过。

雕栏玉砌褪去了朱颜，不变的却是底座本色顽石。

红透一时的歌曲，明年还有几人传唱；夕阳下，满脸笑颜的老人口中所哼的仍然是百年前流传下来的山歌。

甜甜的绿豆糕、清香的糯米粽、可口的月饼，永远只能是生活的点缀。

这世间最恒久的，唯有淡而无味的白米粥。

第1个 藕与田螺

我们天明寺，位于森镇边上的茅山。山下不远处有片池塘，刚进寺的时候经常和师弟师兄一起去玩。在寺里我和戒傲关系最好，大部分师兄都比我们大不少，这几年又来两个师弟戒痴和戒尘，也比我们小不少。戒傲年纪比我小，是我师弟，但是他比我进寺早，他是小时候被放在寺门口的，不知道身世，也没有留封信什么的。

我们有三位师父，他们是“智”字辈，而我们是“戒”字辈。

每年天气热的时候，池塘中盛开着很多的荷花，这里有蝉叫有蛙鸣，因为是山区，所以即使是夏天，夜晚也是凉爽的。

池塘的水虽然也有少量的山泉汇集，不过大部分还是靠雨水，暴晒下即将干涸的池塘水，常在一场豪雨后溢满。池塘里的水并不是很干净，水中生长着不少生物。季节到的时候，盛开的荷叶铺满了整个池塘，点点粉色花朵，清雅宜人，淡淡花香随清风飘过，让池边人难忘；荷叶下有小鱼穿梭，有蝌蚪游荡，风吹过时，浮萍随之而动，也有一些莲藕，待莲藕成熟的时候，我和戒傲便赤足跑去池塘中，踏在柔软滑溜的让人很容易失足的淤泥中，捞一些莲藕出来。

把大小小莲藕摆放在岸边，攒得多了，就和戒傲一起用小筐抬到山脚的小溪边。无论池塘的水多么混浊，无论沾了多少淤泥，这些莲藕只要用小溪里的清水稍稍冲洗下就可以食用了。用小刀去掉薄薄的一层深色外皮，里面雪白剔透。

池塘里不仅仅有植物，也生长着一些田螺，静静地潜伏在池塘的底端。田螺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还有一个小小盖子，盖住躯壳，它显然比莲藕更容易抵挡混浊池塘水带来的侵犯。不过有些施主告诉我们，他们把田螺捞回家去，放在清水中，再在清水里滴几滴香油，不久之后，清水也会变混浊，因为田螺把它们内心的脏东西吐了出来。

所以师父说，外界的环境对事物是有影响的，但并不是绝对的。比如脆弱的莲藕即使在混浊的池塘水中依然可以游刃有余，被侵蚀的只是薄薄的一层外皮，而有着坚硬外壳的田螺，内心的肮脏即使在清水中依然无法完全清洗。

莲藕始终是莲藕，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不会变成田螺。

第2个 我的十一岁和十二岁

快要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应该是戒嗔十一岁那年的事情。那时戒嗔还不是和尚，住小山村里，在山里的小学校上课，就在那年，学校里用了很多年的桌椅都换成新的了，当然新只是相对以前的桌椅而言，新来的桌椅都是城里小学淘汰给我们的。

坐在新椅子上，一刻不停地摇晃，觉得那是无比的乐趣，以前的椅子只要使一半力气就会散架。书桌上还留着不少使用者的痕迹，比如谁谁谁在此一游，也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可能是考试的答案。

课堂里的光线很好，因为屋顶至少有十处地方透光。

我们有一位女老师，是学校里唯一的老师，所有的课程都是她一个人教。她脾气很暴躁，时常在课堂上把我们挨个叫起来训斥，她嗓门挺大，同学们都不愿意坐在前排，耳朵很不好受。

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老师忽然不再骂我们了，偶尔还笑眯眯地表扬我们几句，走进课堂的时候会哼着小曲。课间的时候，她就坐在窗口望着外面出神，一动也不动，嘴角会有微微的笑，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再后来，老师嫁人了，她丈夫在县城里上班，老师自然要跟过去。

走的那天，老师哭了，一屋子小孩子茫然地看着，以前都是她骂得我们哭。

老师说，我要走了。有个同学忽然放声痛哭起来，慢慢地感染了其他同学。

戒嗔记得自己哭得很难受，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走了以后，托人从县城里给我们带了一些糖回来，每个同学都分到两三颗。

糖后来的去向也记不清了，吃掉了？被别人吃掉了？又或者是丢掉了？

但是老师在戒嗔手上打板子的情形记得了好些年。

人是否都这样，只记得别人的坏处，不记得别人的好处。

老师离别的伤痛持续了一整天。

第二天开始，戒嗔便和那些不用背书包的同学在山上飞奔了。

山上有棵很古老的树，有人说有三百年，也有人说是五百年。

大家都喜欢攀在粗大的树枝上，远望自己的家，这里是山的顶端，每根树枝都让你望得更远。

那次手握着重断树枝从树上摔下来的情形一直没有忘记过。

我重重地摔在地上，听见围观的人在哄笑，想站起来却没有力气，侧头看身边，一片殷红，有人惊恐地呼喊着我的名字，记忆就在这里断裂了。

在处处漂浮着消毒水的屋子醒来，我看见挺着大肚子的她正在和医生交谈，大夫一边说，她一边流泪。

没有在医院住很多天，县城里的医院太贵，我回到家里，依然吃着很苦的药，想吐出来，她告诉我，很贵的药不能吐掉，一口口咽下去，因为很贵。

在床上睡了很多天，慢慢的又开始能行走了，又能跳动了，我听见有婴儿的哭泣声。

弟弟出生了，我十二岁了。

一直以来戒嗔想问她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有人愿意收养弟弟，你却一定要送我上山？

每年见到她，只有一两次，每次见到她都想问，但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理由让戒嗔不能张口。

还记得第一次上山的那一刻，她在前面走。

我说,我以后不爬树了。

她没有说话,头也没有回,只是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依稀记得自己在用力,用力地摆脱她的手,她尴尬地望着我,想牵又不敢牵。

有人摆脱你的手,是因为他想离开你;也有人摆脱你的手,是怨恨你不肯抓住他。

记得自己在向师父磕头,不记得磕了多少个,我只知道那时的我,没有一个是情愿的。

听见师父的叹息声,师父默默地点头,她笑着哭了。

站在寺门下,看着转身而去的她,我们之间第一次背道而驰。

她没有回头,我回头了,跟在那个手有残疾的师父后面,走进曾经不属于我的所在。

随风而动的羽毛,微不足道,轻轻停靠在天明寺的匾额上面。

你心中可曾像我一样不停地回头在看?

那个问题,困惑了戒嗔很久,不敢问寺里的师父们,因为不想从那里得到答案。不是所有问题都愿意拿出来求解,有些问题,求解的总是自己。

曾经想换上在家人的衣服,找个不认识的施主问问答案,也许在家人对俗事的理解可能比出家人还要强,最后也没有去,即便是去了,有多少人认出戒嗔是和尚呢?

出家人被尘缘困惑是不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呢?其实不奇怪,如果依照经文做标准,或许是件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依照你做标准,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了。

你我之间差别只不过一个字而已。

深夜也曾常常难眠,偷偷摸出床下出家人不应该看的书寻找答案,一本两本,一无所获。

以为静心打坐可以得到答案,也未有得,戒嗔一直以为自己修行不够。

有一天在寺里看电视,信号不好,不像镇里已经用了天线,只能收到几个台,雪花点也很多,听到电视中有人在问:“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在禅房中没有领悟的答案在这里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戒嗔不再困惑,在不能改变结果的事情面前,答案显然已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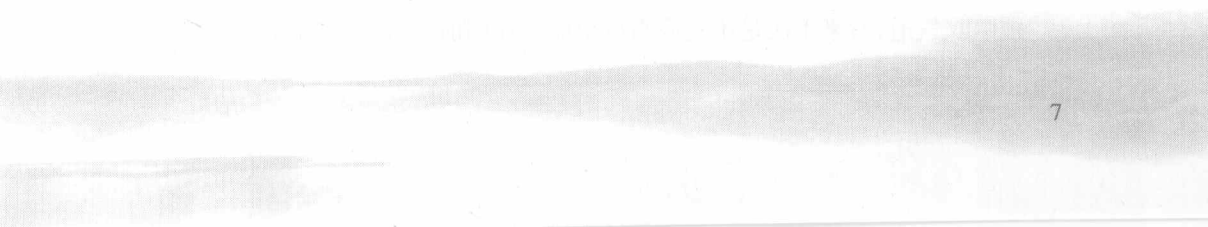
没有恨了,是否就真的空了?为何在雪地中为她奔跑?原来还有爱!

无感了吗?当然还有,只是戒嗔已经把它们藏于心底了。

伸手摸摸头上那块曾经让戒嗔差点丢掉性命的伤疤,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是时间缘故吧。

Fai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middle of the page.

Large block of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3个 尘世中的净土

记得有一次看周星驰施主的片子《大内密探008》，中间有一段品酒的部分让人记忆深刻，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有位女施主拿了一杯葡萄酒让很多人品尝，大部分人都把酒一饮而尽，结果大家都说，这个葡萄酒又酸又涩，实在不好喝。

好像周星驰施主是这么说的，这是一杯好酒，只是有的人品的方法不对，舌头上品味酸涩的味蕾在两侧，而甜味的味蕾在舌尖部位，想品尝好的葡萄酒，就要把舌头卷起来，只有舌尖的味蕾品到甜味，避开两侧味蕾品到的酸味。

生活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学会剥离掉酸涩的部分，去体会香甜感觉。

茅山的山路很窄小，由一些小青石板拼接而成，这些石板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从没有人负责修葺，有些路段石板已经变成碎石，不太好走了。

那夜一场豪雨，茅山的山路被雨水浸泡后变得很泥泞，踩上一脚便把石头下面的泥水带了出来。

在上次讲故事的时候，智缘师父曾经告诉大家，第二天他会在寺里讲故事，所以，即使山路很不好走，还是有不少施主赶到了寺里。

这样的路程每个人的鞋子上都难免会沾着不少泥土，进寺的人进门前都会在门旁的石块上把脚踏干净，但这样做依然不能彻底，只是一小会儿，戒嗔就发现寺前院的水泥地，已经满是泥块了。

戒嗔叹气道，看来下次是不是应当放个刷子在门前，这样可以把施主们的

鞋子弄干净些，可以避免弄脏院子，也不会影响别的施主了。

戒嗔听见有人笑，转头去看，原来是智缘师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戒嗔的身后。

智缘师父从旁边走过，迈进满是泥水的小院，他小心地走着，每一步都踏在院子中干净的地方。

走到佛堂前的智缘师父转过身对我说，戒嗔你看，泥水虽多，但是这样走就不会污染到鞋子了。

我们生活在尘世中，哪有那么多净土？总要学会自己找个干净的地方落脚。

泥土再多又怎么样？尘世间再多纷乱又怎么样？总有单纯干净的所在。落足于泥水中还是干净的水泥地上，选择权最终在你自己手中。

学会在点缀着泥土的院落中跳跃，也是相当重要的。

让眼神穿过薄雾落在笑脸上，何必在意有雾障目，阳光出来后，它就不存在了。

第4个 商标下的疤痕

我们山下有个小镇叫淼镇，也有人叫这里庙镇。淼镇附近的寺庙有三座，除了我们天明寺，还有一座叫宝光寺。宝光寺是近几年才建的，建在风景区里面，规模也比天明寺大很多，香火也旺，庙里的法师也是佛学院毕业，他们寺的禅房比我们寺的大很多也华丽很多。师父说宝光寺的师父佛法很好，不过我觉得他的佛法未必比我师父好。禅房的大小和华丽程度可能和修为是无关的，就好像个头很大的山果未必会甜，掉在树下的小果子，其实已经熟透了，这和只上过三年学的戒嗔也可以写故事以及和上过大学的施主们交流一样，也是一个道理。

淼镇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镇上有位姓蔡的施主，他经营着镇上最大的水果摊，把各种样式的水果摆成一排放在摊位前，我们经常去他那里买水果。蔡施主人很好，他每次都对我说：“戒嗔小师父，我给你的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可是有几次师弟买的价格比我还低。

有一些施主说蔡施主喜欢扣秤，不过他从来不扣我们的秤，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还价吧。

蔡施主的水果有两种，一种贴着商标，另一种没有，我们通常只会买那些没有贴商标的水果。因为有几次我们买了贴着商标的水果后，揭下商标，发现贴商标的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疤痕，那些漂亮商标的作用只是掩盖疤痕而已。

有时候我们能一眼看到美丽，却难以看到美丽背后掩藏的东西。

寺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规律，所以不买带商标的水果成为一个惯例。有

Dr. J. J. J. J. J.

一天宝光寺的一位法师来天明寺,那位法师人很随和,还给我们带了一些水果作为礼物。

这些水果应该全是法师在蔡施主店里采购来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水果上那些熟悉的商标。

宝光寺的法师离开后,师兄弟们都笑话他没经验,这次吃亏了,然而揭下商标后,我们发现这次买的水果几乎都是完好的。

智缘师父说,惯例和例外相伴而行,然而我们真正忧伤的是,当例外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依然可以见到那个商标下并不存在的疤痕。

今天买水果的时候,特意没有挑选,也许商标下的疤痕对戒嗔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吧。